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省文联召开座谈会,文艺界代表研讨—— 深挖本土题材为人民出精品

本报记者 赵乃林

辽宁是践行“走向大鲁艺”的热土

回望来时路,与会者一致认为,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

省剧协副主席郑永为说,80年来,《讲话》精神不断创造性地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使文艺源于人民生活、服务人民大众的理念根植于每个文艺工作者的心中。辽宁是践行“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一方热土。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综合艺术,辽宁戏剧的发展道路也正是《讲话》精神的集中显现,话剧《父亲》、歌剧《苍原》、舞剧《铁人》、京剧《将军道》、评剧《疙瘩屯》等一批剧目在中国舞台留下了永久的印记。著名作曲家潘兆和说,当年,鲁艺师生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创作出大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辽宁音乐界一直继承并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发扬《讲话》精神,植根于人民、取材于人

核心提示

5月27日,辽宁省文联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座谈会。来自省文联各协会的艺术

民、为人民服务,紧扣时代脉搏,创作出歌曲《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歌剧《苍原》等众多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优秀作品。今天,辽宁省音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出精品”“出人才”为主要工作目标,一直围绕重大主题主抓创作,以采风创作、培训讲座、音乐沙龙等方式团结带领全省音协组织和广大音乐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带头弘扬主旋律,唱响正气歌,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摄影家钱云强说,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辽宁一代又一代摄影工作者,自觉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

践,从解放战争到土地革命、从工业文明到改革开放,用镜头记录下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进入新时代,我省摄影工作者主动担当作为,深挖辽宁本土文化题材,用最朴素、最真实、最有温度的影像作品,记录辽宁振兴发展的一个个精彩瞬间,讲好辽宁故事。

演员黄晓娟说,服务人民、敬重人民始终是曲艺界奉行不变的艺术传统。新时代,曲艺创作始终准确把握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曲艺创作活动,尤其是连续3年组织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曲艺小分队进社区宣讲等活动,真正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回望历史,思考未来,与会者感慨万千。辽宁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兴奎认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文联是党领导的文艺界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在团结引领文艺工作者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方面肩负重要职责。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导向,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必须坚持把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为人民出精品;必须坚持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辽宁故事,讴歌新

时代、讴歌振兴发展;必须坚持德艺双修,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

省文联副主席、省书协主席胡崇炜表示,省书协将坚守正确的艺术方向,始终坚持把服务人民作为最高工作目标,形成培育辽海书风健康发展的良好艺术环境,推动辽宁书法事业蓬勃发展。画家喻国伟认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回答了文艺的哲学问题。深入生活就是让艺术家不偏离创作方向,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和源泉;扎根人民就是文艺家的创作要源于人民、为了人民,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评论工作者,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教授马琳认为,评论家们应以崭新的面貌示人,写出富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文章,不仅评判创作,更要启发读者,共同开创文艺创作的崭新未来。

重温《讲话》精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梁海燕表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凝聚奋进力量,继续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行,用心用情用力抒写人民,讲好辽宁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文化七日谈 QIRITAN

读书的两种感受

高爽

从朋友的书架上借来两本书,吸引我的是书名。两本书来自同一套丛书,都是已故著名学者的随笔集,一本是语言学家吕叔湘的《书太多了》,另一本是文学家、翻译家金克木的《书读完了》。两个书名对看很有趣——“书太多了,永远也读不完”,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发出的感慨;而“书读完了”,透着浓浓的几尔赛味道,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白日梦。

一边说书太多了,另一边说书可以读完,看似两极的说法,但其实说的是一件事,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我们该怎么办?

吕叔湘先生的文章引用了两篇译文,这是他常用的方法,引文比阐释多,但多数都代表着他自己的观点。文章总结了人们面对书太多的态度,大致有四:第一种人是干脆放弃;第二种人是心里盘算哪一类作品他读得了,然后找个似乎说得过去的理由把其余的书全都给否了;第三种人采取随大溜的办法,把媒体上推荐的书全都拿来拼命读,生怕有比这更拼命的人跟他讨论他没读过的书;第四种人可以称之为“精华主义”,也就是读经典。前三种的态度显然不可取,但第四种也有问题,“不能因为一位作家举世尊崇,就断定每一个读者都能够从他得益。”那怎么办呢?吕叔湘给出的办法是,“照我看,这也跟游泳一样,走进水里去再说。免不了要喝两口口水。多进人都是这样学会游泳的,也有人学不会,那也没办法。”

相比吕叔湘“放弃”式的建议,金克木的文章给出的建议更为具体:一是“扫清射界”,对古书以及其他现代知识必须在小学和中学时期择要装进头脑,其他由他们自己以后照各人的需要和能力阅读;二是读“基础书”,总有那些是绝大部分书的基础,例如,只读“红学”著作,不论如何博大精深,说来头头是道,如果没读过《红楼梦》,只能算是知道别人讲的《红楼梦》,所以《红楼梦》就是一切有关它的书的基础;三是“不求甚解”“观其大略”(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的说法是“既要博览群书,又要略览群书”),“好比参观要有‘指南’,入门向导和讲解员不能代替参观者自己看,但可以告诉他们怎么看和一眼看不出来的东西。”

金克木的建议看似还有些矛盾,读基础书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读原典,与读指南肯定是两个方向,但细想起来又是通的:在中小学阶段,对所有学科知识体系在头脑中建立一个基本的构架,这就是“指南”的作用。然后在大学和工作阶段,挑选对自己的工作有帮助的或者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进行系统阅读,读原典,往深了读。

让我更有感触的是两位学者都是学贯中西、博览群书之人,他们的文章都写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以他们的建议,既是自己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为了当时的中国青少年如何通过读书赶上世界发展潮流,站在“时代洪流的中流砥柱”上,而不应当是跟在后面。到了今天,书显然更多了,更不可能读完,但他们指出的方法仍然可行,有很多人在做“指南”,也有很多人在认真读原典,而信息技术的加持,让一个人的阅读成果有了更多可以分享的平台和渠道,原本存储在一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和心得变成了云存储器里可以被更多人下载和利用的成果。

说来说去,其实一个时代的书多还是少,对一个读书的个体来说没那么重要,再少的书也没几个人可以读完。所以“书读完了”的白日梦不做也罢。但至少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一直读,不停地读。

胡世宗新书《我与魏巍》出版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日,胡世宗撰写的40万字《我与魏巍》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是作者“文化名人书系”的第5本,前4本是《我与刘白羽》《我与臧克家》《我与浩然》《我与李琪》。

《我与魏巍》讲述胡世宗与著名作家魏巍的故事与友谊。胡世宗说,自己从小就是魏巍的粉丝。1977年他第一次与魏巍见面,那时他在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工作,曾到魏巍家组稿。之后,胡世宗与魏巍书信往来,直到1978年10月,总政召开沈阳、北京两军区文化工作会议,魏巍作为北京军区文化部长来到沈阳。魏巍在沈期间,胡世宗多次与他见面交流。后来在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等场合,胡世宗和魏巍多次见面交流畅谈,两人惺惺相惜,无话不谈。

至今,胡世宗一直珍藏着魏巍题赠的几十本书,其中一套10卷精装本的《魏巍文集》是最珍贵的。家中的书房里还珍藏着许多封魏巍写给他的信和每年寄给他的贺年卡。

著名文艺评论家范咏戈在书的总序中说:“‘文化名人书系’是世宗的一次‘文学长征’。这套书的文字体量之大,图文并茂之珍贵,似乎不应由他人完成,但又非他莫属。”据悉,胡世宗的“文化名人书系”还要一卷卷地继续写下去。

我省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系列报道之四

于寺镇农民每月办3次诗歌大集

本报记者 杨竞

采访李喜林时,他正在苞米地里干农活。63岁的李喜林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于寺镇杨家村村民,作为《佑安风韵》诗刊田园诗词栏目的编辑,他很自豪地说,他写诗十余年了,主要写田园诗,已经写了300多首古诗,如《雨后景》《赞柳》《秋雪》等。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于寺镇人对诗歌的喜爱是藏在骨子里的,早在2000年,村民就自发成立了佑安诗社,并办了一个刊物叫《佑安风韵》。每月的4日、14日、24日为“诗歌大集”。每逢集日,乡亲们都会从十里八村带着自己的得意之作来到诗社,斟词酌句,谈诗论作。于寺镇已连续五届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于寺镇文化站站长王利光,是佑安诗社的社长,他介绍,佑安诗社,现有200名社员,其中,中华诗词学会会员18人,阜新市诗词学会会员35人。自诗社成立以来,共创作诗词作品万余篇,800余首作品在全国60多部诗词专集入选或获奖。2003年以来每年都有诗作在《中华诗词》上发表,《佑安风韵》为

诗刊,于2000年8月创刊,每年出一期,现已出刊22期。投稿作者有来自阜新市区及周边乡镇的,还有南京、淮安、连云港、包头、杭州、攀枝花、荆州等地的,与国内多家诗词社交流,深受读者好评,诗社影响力逐年扩大。22年里,佑安诗社活动不断,先后举办了六届诗赛大会,两届诗词文艺晚会,诗社有6人先后出版了个人诗词集。2007年,于寺镇被中华诗词学会评为“中华诗词之乡”。如今,从镇机关、学校到11个村都建立了诗词组织,创作、学习、欣赏诗词的人数接近5000人。

在谈到于寺镇这样的小镇的诗词创作为何如此浓郁时,王利光说,生活在于寺镇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十分珍惜前人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把一些古老的风俗习惯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于寺镇境内的长城属于燕长城,它像一条“土龙”横亘在阜新大地,经阜新地区的燕、秦、汉长城分南、北两线,北线长城从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进入阜新境内的于寺镇,然后折向大三家子、红帽子等乡镇。

有长城的地方,多是军队的戍边之地,戍边生活为诗歌的发展提



于寺镇农民出的个人诗集。(受访者供图)

供了深厚的土壤。在边塞诗人的笔下,也多表达出苦寒、荒凉、孤寂这样的意境。

唐代诗人金昌绪仅有一首《春怨》留存世上:“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于寺镇就位于“深闺梦中人”戍边的辽西。在于寺镇境内,有3段古长城遗址,现如今已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求证先民是否有大规模组织能力、“村”内祭祀场所 红山文化遗址发掘今年有望迎来新突破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目前,我省境内正在考古发掘的两处红山文化遗址——牛河梁遗址、马鞍桥山遗址已开展又一年度工作。今年,牛河梁遗址将确认女神庙与周边山台为一体建筑;马鞍桥山遗址将明确红山先民聚落址中设置有大型祭祀址。如果上述结论最终得以确认,则具有重大意义。



樊圣英正在整理出土文物。

发掘遗址点数量只占总数的1/8。第一地点因在几十年前发现的女神庙而声名鹊起。

郭明告诉记者,今年考古发掘重点是确认女神庙与山台是否为一体规划的台上建筑,以及进一步认识其所代表的祭祀礼仪体系。

一旦这一设想得到考古证据的证实,不仅可以表明当时的红山先



工作人员正在马鞍桥山遗址现场进行挖掘。

民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而且还可以证明第一地点是牛河梁遗址最高等级的祭祀场所之一,意义十分重大。

首次在红山“生活区”发现祭祀遗址

在牛河梁遗址北约60公里处

的马鞍桥山遗址,考古工作者已经开始了野外考古发掘工作。

马鞍桥山遗址位于建平县太平庄镇石沟沟村的一个山梁上,是红山文化早期聚落址。2019年,我省考古工作者开始在此开展发掘工作。在这处红山先民的“村子”里,不仅发现了环绕在“村子”周边的环壕、“村”内的房舍、先民使用的陶器

和生产工具等,还发现了被放置在房舍内的逝者骨骸。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省文物保护单位)研究馆员、马鞍桥山遗址考古队项目负责人樊圣英告诉记者,去年,工作人员在聚落址内发现了祭祀遗址的痕迹,今年,他们将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发掘范围,重点确认该遗址的整体分布范围、营建过程、堆积情况、功能结构布局情况及各类遗迹的性质、年代、分布和形成过程等。“这是考古工作者首次在红山聚落址内发现大型祭祀活动场所,这对于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礼制形成具有重要历史和科学研究价值,意义重大。”樊圣英说。

今年除了发掘祭祀遗址外,考古工作者还将对位于此处“村子”南部的墓地展开试掘工作。根据此前野外调查,工作人员已在紧邻“村子”南部的山坡上找寻到了一些作为墓地的痕迹。

今年的试掘,就是为了确认该聚落址的墓地年代和性质,为进一步揭露墓区做准备。这是首次将红山文化聚落址与同时期的墓葬统一结合起来,改变了以往考古发掘工作中聚落址和墓葬相互独立分割的现状,为进一步探究红山文化社会组织结构和关系,提供不可或缺的证据材料。

樊圣英表示,如果今年能确认祭祀遗址和墓葬区遗址,那么就可以说明,马鞍桥山遗址这处红山先民的“村子”,既有生活区、祭祀区,又有墓葬区,是十分完整的。

女神庙与周边山台或是一体建筑

5月30日,站在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秘书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省文物保护单位)研究馆员,同时也是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之一的郭明显得信心十足。身为一名女性,郭明已在牛河梁遗址“安营扎寨”几个月了。

“通过今年和今后几年的发掘,如果能确认女神庙就是山台上的建筑遗迹,将突破以往对第一地点和牛河梁遗址群的认识,是解读红山文化社会性质的突破口。”郭明说。

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的一处重要遗址。该遗址发现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玉器等,证明5000多年前这里曾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早期文明社会。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距今约6500年至5000年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它不仅是辽西地区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去年,牛河梁遗址分别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程研究”子项目、“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按照发掘计划,今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我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省文物保护单位)共同组成的考古工作队将继续对该遗址第一地点进行考古发掘。

包括第一地点在内,牛河梁遗址一共分布着43处遗址点,目前已